

# 古邑千年花蔓宜阳春

◎迟玉红 文图



偶园的紫藤。

## 寻根家源 传统文化阅读推广

春风总是那么轻柔，轻柔地让每朵花都开了自己喜欢的样子。

青州古城偶园的紫藤吐艳时，藤冠上坠下一串串淡紫色的花，串起了烂漫春色。幽幽清香里，似乎能聆听到花儿细碎的天籁之音。倘若你走近，一朵花便让你撞进紫色浪漫里。

青州是古“九州”之一，这座千年古邑以其丰厚的文化遗产和文化积淀，形成了博大精深、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。每条街巷、每座建筑、每片脊瓦、每块青石板都铺满了历史的脉络，甚至每棵树、每朵花都沾有文化的气息，生长出别样的风采。

春日的北方小城，花香溢园。这里繁花似锦，紫藤花开如瀑，随手一拍都是一幅绝美的风景图。好像今年的春花都是为我绽放的，它们静悄悄地在那里，等待我的身影出现，送给我一个迎面拥抱的惊喜。

正好，我在写一篇紫藤花的文章，想到了偶园里的“紫藤拂花树”；正好，同事送给我一本丁立梅的《风会记得一朵花的香》，让我把花香留在文字中；正好，紫藤花瓣一片一片地落在我的身上；正好，我想到李煜《清平乐》中的“拂了一身还满”，而我这里的“满”是花香沾满身。

紫藤花开，花穗垂满，灿若烟霞，很早就被中国人用作庭院、寺院的美化。《尔雅·释木》中描述“其华紫色，作穗垂垂，人家以饰庭院”，唐代陈藏器的《本草拾遗》写之“藤皮着树，从心重重有皮，四月生紫花可爱”，还有李白写赞美紫藤之美的“紫藤挂云木，

花蔓宜阳春。密叶隐歌鸟，香风留美人”，杨巨源的“幽含晚态怜丹桂，盛续春光识紫藤”等。紫藤花已开出了世人的所爱。

偶园素有“江北名园”之美誉，是清代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冯溥告老还乡后的住所。偶园的紫藤一开，便灿灿地占据了一片天地，稍不留神，就让你撞进一抹炫目的紫色里。临于绿树紫花的藤廊下，静静地欣赏紫藤花伸向青瓦的檐角，聆听廊下的风声是怎样轻柔地拂来，是何等惬意！

白居易的“惆怅春归留不得，紫藤花下渐黄昏”，让多少人在黄昏里流连于紫藤花下，只为那一瞥的含情。我喜欢在小轩窗下看外面的风景，喜欢站在远方望着小轩窗。无论是窗外的还是窗内的景色，都是绝伦的风景。

我想窗内的人或许正好望向窗外，一瞥就看到了站在紫藤花下的我；或许，在我抬头的一瞬间，正好迎上窗前一双温润的目光，她的微笑很暖，如紫藤花开。如果你给对方一个灿烂的微笑，如同送给他一朵芳香四溢的花，而留有余香的是自己，温润的也是自己。正如这铺满藤架的紫藤花，在人们的笑脸里绽开，芬芳的不只是自己，愉悦的是大千世界。

紫藤拂花树，小园映春光。周六的阳光甚好，我捕捉的每一缕光束，都带着花香。

花香遗落三千客。是何处的风袭得花瓣飘落纷纷？这时，一位穿红衣的中年女子推着轮椅上的老人恰好从花

藤下经过。我想她们是最富有的，花瓣落在女子的肩上，落在老人的怀中，落在她们的笑声中。她推着碾压浓浓花香的轮椅满载而归。世上有多少人错过这家的紫藤花香，然而又有多少人在这家的陪同和呵护下，嗅到最醇的花香。

因为爱，逢到世上最美的风景；因为感恩，便能嗅到最醇的香。

邓云乡曾说过，懂得吃花，正是我们懂得生活的艺术。

明太祖第五子周王朱橚把紫藤花称为“藤花菜”，是灾荒时期的救命菜。他对医药很有兴趣，喜欢研究植物，于永乐四年（1406年），完成了植物学专著《救荒本草》。该书记述了四百一十四种植物，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引用了此书的材料，徐光启的《农政全书》将全文收入其中。《救荒本草》“藤花菜”条记载了当时河南一带藤花入饷的做法：“采花煮熟，水浸淘净，油盐调食。微焯过，晒干，煤食，尤佳”。

现在河南、山东、河北一带，人们还常采紫藤花蒸、油炸、凉拌或做紫藤粥。紫藤也是一种药材，花可提炼芳香油，并有解毒、止吐止泻等功效；其皮则有杀虫、止痛、祛风通络等作用。《本草拾遗》载：“紫藤，子作角，其中仁熬令香，酒中令不败，酒败者用之亦正”。

紫藤为长寿树种，古时亦称藤萝、招豆藤。自古以来文人墨客皆爱以其为题材咏诗作画。

今年3月份，第一届青州市花朝节

开幕，助力千年古城新崛起。

画家张宝生老师周六下午带着一群画家在“问石亭”下作画。他蘸着淡墨画紫藤须，时不时地在画上添几笔，让画面错落有致，层次分明。水与墨调制得浓淡相宜，如同调配一段高格的人生，该出彩时就要出彩，该出局时就要出局，谁的一生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格调。张老师说水墨画讲究的是“写意”，是“起承转合”，从紫藤的主干“起”，到一簇花端的“合”。在他细心的解说中，我突然觉得自己在他的画里畅行，像一个贪玩的孩子在花香里肆意地奔跑。

偶园紫藤长廊从西往东，经过“问石亭”，东临“友石亭”；从北往南有“福”“寿”“康”三座太湖奇石，“宁”石立于假山堂后，“问石亭”该不是因此处的太湖石命名？

明弘治年间，朱佑樾就藩青州。据说“福”“寿”“康”“宁”四石是他过寿时，宦官贵人赠送的礼品贡石。四石透出了古人浓浓的隐逸意识和博大精深的石文化内涵，每一块太湖石都玲珑剔透，气度不凡。玩石行家评价这四块奇石“疏可走马，密不透风”，蕴涵着书法篆刻之神韵。

花香拂奇石，在过往的千百年里，繁华与盛事皆是一场华丽的转身。无论是诗人、画家、游人、儿童还是坐着轮椅的老人，皆因为爱而相逢。所谓的岁月静好，所谓的现世安稳，就是用心去欣赏，用心去热爱，用心去感恩。每时每刻，住在自己的美好里，温暖一身。

## 潍坊博物



馆内展示的木板画。

## 收藏爱好者办博物馆 宣传红色文化

□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郭超 文/图

在坊子区坊茨小镇一带有座潍坊红色记忆博物馆，用一件件红色年代的老物件向人们诉说着历史的点点滴滴。由于从小酷爱红色文化，今年39岁的罗洋，凭着一份执着，多年来远赴全国各地积极寻“宝”，目前他收集的红色藏品已逾万件。罗洋坚持将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，去过的人都被他红色情怀所打动。

5月17日，记者走进潍坊红色记忆博物馆，在这座156平方米的房子内，陈列着一件件具有时代烙印的老物件，既有历史背景下的红色经典，也有时代记忆下的旧梦重温。该馆共有六间屋子，每一间的摆设都不同。大到桌子、椅子、留声机、钟表，小到床单、糖果袋，时代的痕迹在这里展现。

对于每一件老物件背后的故事，罗洋都如数家珍。一幅创作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木板画吸引了记者的目光。画中，一列蒸汽火车蓄势待发，车头上“为人民服务”五个大字光彩夺目，体现了劳动人民敢闯敢拼的干劲。“这幅木板画就像坊子区‘铁路文化’的缩影，当我第一眼从朋友圈看到它，我就考虑让人们通过这件木板画去触摸历史。”罗洋说，有了这个想法后，他马上联系辽宁省阜新市的藏家，起初，对方并不想出售，罗洋多次向对方表达自己的诚意，最终对方被罗洋积极传承红色精神所做出的努力感动，双方成了好朋友，罗洋也将这幅木板画收入囊中。

展厅内的一座雷锋雕像令人肃然起敬。这座雕像高约一米，“雷锋”手握钢枪，腰板挺直，神情坚定又温暖。“雷锋精神从小就影响着我，宣传红色文化，弘扬雷锋精神，是我的责任和义务。”罗洋说。

罗洋在追梦路上锲而不舍的精神不断感染着身边的人，很多人知道这里有博物馆后，也免费送来一些老物件，充实馆藏。自2015年博物馆创办以来，受到不少人的喜爱，这让罗洋感动不已。罗洋也通过不同的方式，传递社会正能量。现如今，该博物馆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很多学校会组织学生前来参观学习。罗洋也会走进校园，把老物件背后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。

对于罗洋来说，收藏不仅仅是爱好，它更像是一种使命。未来，罗洋希望能有更多的力量加入进来，让潍坊红色记忆博物馆担起宣传红色文化的重任。

## 岁月印记

### 地瓜记忆

◎张恒春

如今的地瓜已是餐桌上的健康美食，但我对地瓜的记忆却是五味杂陈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在我的老家沂蒙山区，由于土地沟壑较多，含沙量大，不适宜种植小麦和玉米等优质粮食作物。而红薯具有耐旱、又怕土壤瘠薄的特点，因此成为我们那的当家作物。那时，人们多数时间都忙在了与地瓜有关的事情上。生产队里的人们一开春就开始忙活，先把地耕翻一遍，施上肥料，在耕过的土地上起垄，打成一排条土埂，以备在埂上栽植地瓜幼苗。待到谷雨前后开始种植，男的负责到附近七八米深的沟底用担扛着两只铁桶取水，半大小子和年龄偏大的妇女属于辅助劳力，负责在埂上刨窝、浇水、撒秧和封垅。栽植完毕，还要经过数月的锄肥保墒，翻秧除草，一直侍弄到深秋，地瓜基本长成方可停歇。过了霜降，气温下降，地瓜叶遭霜击卷曲干瘪，不再生长，此时便到了收获的季节。

侍奉地瓜的生长费时费力，收获也不轻松。地瓜从地里刨出后，分到各家各户有数百至上千斤，一家人晚饭都顾不上吃，先去地里收拾地瓜。有的负责用工具把地瓜切成薄片，有的负责把地瓜片均匀地摆放到平整的地面上，这些工作必须赶在晚饭前干完，不能影响到第二天地瓜的晾晒和其他工作的开展。如果赶上好天气，一般三到四天可晒成地瓜干。如果瓜片才大半干，夜里忽然落起了雨点，这时全村人都打起灯笼，推着小车，拿上簸箕、藤条大筐和袋子，急急忙忙，风风火火，吆三喝四地往田野奔，来到地头围着自家的地瓜片，手忙脚乱，争分夺秒，抢救抢救。最糟糕的是天气暖和，再遇上连阴天，瓜干着了雨，没法晒，气温高特别容易腐烂。人们怕浪费，便用大锅煮地瓜干，煮熟后发动全家人一日三餐吃地瓜干，上顿吃了下顿还吃，一连几天吃得倒胃口。

那个年代，地瓜是村里人的主要食物。到了饭点，锅里煮着地瓜粥，锅里上着地瓜煎饼或者地瓜窝窝头。当时的我，每次揭开锅盖，看到地瓜的模样就感觉胃里反酸水，但又不得不吃。就这样，在对地瓜的厌倦里，我吃着地瓜慢慢长大，当时就在想，什么时候可以不用天天吃地瓜了呢？

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农村大地，家乡满地的地瓜叶一时间被多种经营田所替代，人们的生活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笑容。如今再吃地瓜，竟然发现已没有了昔日的厌倦，很奇怪，还吃出了它的香甜。



## 初十

◎秦妍妮

腊月初十，不到五点的冬日，一缕朝阳刚刚爬上山，青霞村便热闹起来了。

村里的那条主干道已人影憧憧，淡淡的薄雾中人们朦胧得看不出面容，零碎的喧嚣声从四面八方传来，直到打头的汉子出现，声音乍然像是放大了百倍，儿童的嬉闹声，妇女的接耳声，汉子的笑骂声，长风扬起，薄雾乍破，人们翘首的面容在缕缕爬升的朝阳中愈渐清晰。

几乎举村出动，人群像长龙，环在主干道旁。村口还在进人，有人扛着靶子，上面扎满了红彤彤的糖葫芦，顶上的糖风被阳光一照似琉璃般绚丽，有人挑着担子，两头都插满了不常见的小玩意儿，扎在上面的彩色风车被山风一吹簌簌作响。人群还在往里走着，大式儿的机巧，小样儿的精美，天南海北的货物聚集在一起，看得村人眼花缭乱。当然人们翘首以盼的还是坐在最后的格外朴素的一行人，简简单单的物件儿，没前面的精美绚丽，可也最能勾起人们的兴趣。他们不卖货，拿出来的都是卖力的真本事。今年走在前面领队的汉子格外健壮，一看便有事在身上，人群更加兴奋了，等不及要看那精彩的表演了。

有男人拉住打头走的汉子：“哟，二牛，你可以啊，打哪找的这么一队，可比往年的好多了。”

那个叫二牛的只憨憨笑笑：“俺不知道，俺就是个跑腿的……”

青霞村四面环山，出行不易，外面人嫌山路难走不愿往村里去，而村里人世世代代靠山吃山，也鲜少去外面的世界，一年到头日子过得清苦。因此祖辈定下规矩，每年腊月初十的时候，村里人会出钱找人从外面请来杂耍队，顺着小商小贩来卖点年货，让村民能够热闹闹过好年。村民等着盼着，一年到头就期待这一天到来。

一时间，人声鼎沸，连天边仅剩的丁点儿薄雾都被吓散了。

“来来来，父老乡亲们都来看看一看看……”锣声响起，震得过往人耳朵发疼，而被围在圈子里的男人似乎毫不察觉，敲着大嗓门吆喝，势要把所有人都引过来。

技艺都在这儿了，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……”伴着刺耳的锣声，人越围越多，急促的锣声骤停，伴着惊呼，只见在这寒冬腊月里，男人一把扯下身上披着的棉袍，露出遒劲的肌肉，迎着朝阳泛着红色。

男人倒也利落，没了刚才招客的聒噪，回身便躺到了身后备好的板子上。只见两人晃晃悠悠地抬上来一块大石板，将落不落落的，叫一旁的心也晃悠地荡起来，生怕下一秒厚重的石板落地，把两人的脚砸个稀烂。

众人屏息，眼瞧着两人将那石板一下子盖在躺着的男人身上，男人骤然被重压，肌肉显得更加狰狞，张牙舞爪地从缝隙里涌出。

这时，有人提着大锤向他走来，连喝三声，众人还没反应过来，重锤已经落到了男人身上的石板上，沉闷的碎裂声响起，只见石板裂开，有碎石从男人身上滚落，还有石渣溅落在前排人的脚边。

碎裂的石板被人抬开，露出底下安然无恙的汉子。

似被惊醒般，人群中骤然传出叫好声。

汉子起身迎上前去，双手抱拳答谢：“胸口碎大石请各位乡亲一赏！”叫好声和铜钱落地声便先后涌来。

后排人的铜板落在中央男人的脚边，在黄土上砸出“噗噗”的声响，前排的人倒是规矩规矩地将赏钱放到圈子里打赏人手上的铜锣里，金石相击，发出清脆的声音，还未披上衣裳的汉子笑得越灿烂。

锣鼓不停，叫好声还未歇，趁着气氛还热烈，好戏一场接着一场。

场上又迎来两个男人，为首的提着一杆长枪，枪头紫凌凌的，在阳光下泛着寒光，甫一出场，一杆枪便被舞得神出鬼化，气势如虹，众人还眼花缭乱之际，只见一同上场的那个不起眼的瘦弱男子动了。

瘦弱男看起来带着一步三喘的病气，正当前面那人舞得虎虎生风的档口，他迎了上来。舞枪的男人像身后生了眼睛般，将长枪迅速从地上抬起，划过一阵凛风，直指瘦弱男的喉头。众人见此情景，欢呼渐落，场面如冰般凝滞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只

见瘦弱男不避不让，任由枪尖直逼脖颈，露着青筋的手却一下子抓住了枪头。

不知是谁在人群中倒抽了一口寒气，如大梦惊醒般。人群中传来细碎的叫好声，中间的两人却丝毫不觉，长枪还在往前送，瘦弱男握着枪头的手往下一滑，将枪露出底下泛着银光的枪尖。

银光凝为一线，刚好与背后金黄的日光结成一团，两人吊足了观众的胃口，下一秒便不再拖沓，瘦弱男将喉头往前一送，人群中传来女人的惊呼，有人仓皇地闭上眼睛，生怕下一秒就鲜血当场。

有胆大的人还往前看着，瘦弱男苍白的脸颊泛起了红，脖颈的青筋鼓起来，轻声一喝，竟生生将那柄枪折弯过去。

人群中大呼了一口气，接着便是如雷的叫好声。

长枪后撤，再仔细往瘦弱男脖子上望，连半点皮都没破，苍白脖颈上只留一圈红红的印记。瘦弱男双手抱拳向前致敬：“长枪刺喉，博众一笑。”

话落，锣鼓声又起。

众人清苦一年压下的热情被轻易激起，赏钱也给得大方，或许是看出眼前的班子不同于往年拉来凑数的江湖班子，是真正的卧虎藏龙之辈。村民们里三圈外三圈围满，生怕错过了这么精彩的表演。

场子鼎沸，有人大着胆子吆喝：“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……”

为首的还是那个胸口碎大石的汉子，听见呼喊也不见惊慌，说道：“感谢各位父老乡亲，就这样吧，就让我们的小师妹给大家来一个吧。”

话一落地，便瞧见男人宽厚的身板后转出个窈窕的姑娘。

小姑娘不似一般习武的女人般高挑，是掉到人群里便看不见的身高，巴掌大的白嫩脸上一双杏眸，唇红齿白，笑起来眼眸弯弯，带着一股喜气，一头乌黑的长发随着瓜子小帽一摘荡在腰间，又被她随手一抓，扎成个高马尾，整个人少了绵软之气，多了立整。

刀柄就突兀地斜亘在她的头上，看起来毫不协调的搭配却在她抽出长刀时湮灭于无。

长刀出鞘，众人只见寒光一闪，长刀的主人下一秒便舞开来。

不似前面男人的大刀阔斧，小姑娘挥刀气势自成一派，迅如闪电，矫若蛟龙，一把笨重的长刀被她舞得轻盈矫捷，却丝毫不堕气势。

刀木是好刀木，刀亦是好刀，刀风呼呼作响，众人不敢眨眼生怕错过下一秒的动作。姑娘身体柔柔，折了个不可思议的弧度，并着刀锋，拉出长长的一线，火红日头正巧挑在刀尖，一时之间宝光流转。

一曲舞毕，风中唯有刀鸣不止，四周静默。

姑娘收势，长刀入鞘归于朴实。素白的额角早早挂满细密的汗珠，眼神却亮的吓人，向人群中望去，望着百态的惊异，露出个大大的笑。一步上前，同前面师兄们一样抱拳拱手：“在此献上刀舞，不成敬意，望各位乡亲们捧场。”人群轰然，甚至有淘气的少年吹起口哨。

一轮红日挂于天边，渐渐从远方传来老人呼唤回家的声音。高潮已过，人群也显得愈加稀疏，圈子四散，渐渐露出圈外的模样。

商人的货匣已空荡荡，熬糖画的摊子也不再冒热气，有女童正推着风车跑向远方，青烟升起，空气中弥漫开来柴火香。

村如其名，群山被霞光笼罩，青雾夹杂随着日渐熄火的金光悬浮其上，其中还夹杂着商贩收拾货物摊架的声音，杂耍摊子亦在其中。

长枪被男人束在背后，长刀还是斜挂在小姑娘的肩头，打头的男人背起木板，瘦弱男拿上铜锣，一行人的装备便齐活了。

趁青光悬于一线，红日还残在山头之间，一行人又如来时破出青雾层层，环环绕绕地走出村口去了。

叫二牛的汉子将人送到村头，眼见一行人隐入群山背后，长街喧嚣已静，恍若长梦。青雾渐渐洒上来了。